

电影文学剧本

拔哥的故事

谢扶民 成荫 毛正三（执笔） 马元杰

中国电影出版社

I 235.7/34

拔 哥 的 故 事

谢 扶 民

成 荫

毛 正 三

马 元 杰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内 容 说 明

本书是根据广西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的革命事迹编写成的传记性剧本。

剧本描写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韦拔群为寻求真理、变革社会，几经挫折，最后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关怀领导下，他率领的农民赤卫军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广西右江一带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剧本较成功地描写了韦拔群从一个普通的学生成长为杰出的革命家的过程，并展现了中国革命创业之艰难、曲折和革命先烈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剧本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拔哥的故事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frac{1}{2}$ 插页：2 字数：110,000

1979年7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8,400册

统一书号：10061·310

定价：0.34 元

上 集

0227 / 15 序

云雾低沉，重山迷蒙，大地一片混沌。

急湍的广西右江，在崇山峻岭中迂回、冲击。

一只残破笨重的木船，缓慢、艰难地逆流而上。

纤夫们吃力地拉着纤绳。

画外旁白：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却篡夺了革命果实。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对外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对内镇压革命运动。同时，大小封建军阀也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各据一方，以致混战四起，灾祸连年，民不聊生。当时，为了挽国家之危亡，救人民于水火，不少有志之士前仆后继，探求、寻找拯救中国的革命道路。”

残破的木船，缓慢地逆流而上。

纤夫们衣衫褴褛，伏身弓背，一步一哼地沿着乱石滩岸走着。

画外旁白：

“在广西偏僻的山区，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

一条荒芜的小路上，走来了一位身穿长衫，肩背包裹、雨伞的青年人。当 he 从远到近时，迭印片名字幕：

拔哥的故事

韦拔群英姿洒脱，体态健伟，长方的面孔上，紧锁着一双浓眉，两眼炯炯有神。

暮色中秋风萧瑟，落叶片片。一株干矗的小树焦叶索索；几莛半枯的野芭蕉宛如低诉。韦拔群满怀愁绪，默默地走着。

迭印职演员表。

险峻的峡谷地带。陡峭的石壁，夹着一道混浊低沉的云天。

韦拔群背身沿着山涧边的石路向前走去。几根盘生在石缝的秃枝木棉，在风里摆动。

迭印职演员表。

韦拔群又出现在四面石山环绕的石坳上。

这里田禾瘦萎，人影稀疏。在崎岖的山道上，他开始由下向上攀登。

迭印字幕。

奇石林立，千姿百态。

韦拔群无暇欣赏这些景色，只是匆匆地往前赶路。

一条通往山峰的羊肠小道引他远去。

迭印字幕。

他挥汗不息地在高高的山道上走着。在他身后，远远撇下了一排尖突耸立的山峰，险峻壮观。

韦拔群稍一喘息，继续前进。

迭印字幕。

最后，他穿行在苍郁的老林中间……

斜 坡 上

韦拔群热汗淋漓的来到一个流泉飞闪的斜坡上。

他将包裹、雨伞放下，松开领口，向流泉伏下身去。

他正在大口大口地捧饮泉水，突然有一阵哼哈之声，从远处连续不断地传来。他不觉一怔，转头凝望。

远处有一个粗壮汉子，手持扁担，在堆满枯枝乱柴的空地上习练着武艺。汉子的扁担上下翻飞，身体矫健灵巧。

韦拔群扫了一眼，阴郁的脸色，顿显舒展、欣喜。

这汉子动作迅急，越舞越猛，煞是好看。

“好！”韦拔群不觉失声喝彩。喝彩声使那汉子舞弄着的扁担，骤然停下。汉子迟疑地瞪起大眼。

这时，韦拔群手提包裹，飞步向前。

那汉子发现有人，但并没理睬，他摆了个架式，继续起舞。

韦拔群被冷落在一边。蓦地，他发现在他脚边的一捆柴枝上，放着一件衣服。

这是一件补了又补的琵琶襟短衫。韦拔群伸手拿起这件短衫，托在手上，仔细地观察着它袖短加长，腰身加宽，陷入沉思。

正在这个时候，耳边只听暴喝一声：“放下！”那汉子奔到韦拔群面前，一把夺过，“你也不怕脏了你的手！”

韦拔群眯细了眼睛，爽朗地笑了起来：“不！要嫌脏，十年前我就不会穿它了！”

汉子一听怔住了，扭过头来：“你……”

韦拔群笑了笑：“你说，你是不是陈达？”

汉子没有回答，仍然凝望着他。

韦拔群：“为了给你换这件衣服，还挨了我爷爷一顿骂呢！”

汉子睁大了眼睛，显出欣喜之色：“是拔哥……”但一刹那间，他又收敛了笑容，变得异常拘束。

“陈达兄弟!”韦拔群一面说着，一面拉陈达走前几步，坐在一根倒了的大树干上。

陈达这才逐渐开朗：“拔哥！你出外多年，串大码头，进洋学堂，是不是做了官回来？”

韦拔群哈哈大笑：“做官？做什么官？我还没有那种福气！”说着揽住陈达的臂膀，“我问你，你是在干什么？”

陈达把头低下，愤然地：“我要靠我这条扁担，挣钱还债！”

韦拔群：“欠谁家的债？”

陈达：“欠杜八家的一笔冤枉债。从大清到民国，从我爷爷到我这……我要给他一次还清。”

韦拔群：“那你爸呢？”

陈达：“阿爸三年前跳了井！”

韦拔群沉默了片刻：“家里还有谁？”

陈达：“还剩下妹妹。”

韦拔群：“秀梅？”

陈达：“嗯。”

韦拔群又沉吟了一下，立起身来：“陈达，看起来欠财主的债，你爸没还了，你也难还清啊！好，过几天我去看你！”说到这里，他拿起包裹、雨伞，挥手而去。

风行，云走。陈达愣在那里。他凝望着韦拔群的背影，轻声地自语着：“看我？……”

魁星楼前

古老的魁星楼下，布满了酒摊、粉摊、赛鸟笼子，以及说唱“唐王调”的人围。这是赶圩的日子，人们喧嚷不息。

韦拔群从依着山边的石桥上走了下来。石桥两侧，也布满卖各种土产的摊子。

这里多是瑶族男女，人们穿得破烂，有的衣不遮体，神态是那样的萎靡，干瘪。

韦拔群不胜感慨地侧身走过拥挤的人群。

在武篆的街中心，圩亭里，壮人、瑶人、汉人汇成了一片闹市。

大批的土榨蔗糖，一篓一篓地拥挤着；在圩亭的一边，摆着一排赌摊，几个衣着整齐商人模样的人围在一起。

一个服饰豪华的年轻人，背身与别人在吆喝着：“把钱拿出来，下注嘛！要是输了我一个人包了。”他就是武篆一霸杜八。他身旁的人也跟着起哄。

突然，跟在杜八身后的潘阿四——他矮小丑陋，年约四十左右——回过身来望见了什么，便凑近向杜八低声地：“少爷，你看！东里村的韦拔群回来了！”

杜八回过身来。他的年纪与韦拔群有些相仿，只是脸上有一股骄矜傲气。

“韦拔群？”杜八有些疑惑地，“你怎么知道是他？”

潘阿四：“我在老韦保家看过他的照片，听说他是被桂林政法学堂赶了出来的。”

韦拔群正在熙攘的人群中穿行着，向旁一望，似乎见了什么奇特的事情，转身过去。

一长排衣着褴褛的农民，按序在向税摊交纳着税款。税摊前，有个瘦怯老成的贫苦青年，由于税银不足，被收税的喝骂起来。

“怎么啦？”收税人一拍身边的钱柜，“都象你差三少四的，我这房屋税还收不收？”

年轻人气愤不过，嚷着：“收成不多，地租房税越要越多，叫谁出得起呀？！”

收税人侧背上前：“你嘴里嚷什么？”

他一把抓住年轻人的领口，正要发泄，身后挤出一个文弱的人来：“榜巍，我这里有卖柴的钱给你凑上，这儿没有理讲！”说着，他把钱往税收摊上一放，转身走去。

韦拔群十分赞赏地望着这位走去的青年。

收税人早已把黄榜巍放开，点着钱数：“哼！你这小子走运，下一个……”

黄榜巍愤愤地紧了紧腰带，瞪了收税人一眼，从韦拔群身前走过。韦拔群叫住了他：“榜巍！”

黄榜巍一怔停下，韦拔群拉他走到人稀的地方：“我是韦拔群，你不认识了吧？”

黄榜巍：“噢！是拔哥！”

韦拔群：“刚才帮你出钱的小伙子是谁？”

黄榜巍：“他，姓陈，叫陈涛，是上圩乡的……”

韦拔群抬头望去，只见陈涛已向人群走去。

这时，杜八在潘阿四的跟随下，迎着韦拔群走来。

韦拔群抓住黄榜巍的手：“过几天你到东里来一趟，我有事找你……”

话没说完，杜八已经笑趋而至，抱双拳往前一拱：“拔群兄，听说你弃学出游，走了不少通都大邑，一定增长了不少见识！”

韦拔群看看是杜八，不觉微微一哂：“哪里！见识再多，也比不上你这继承祖业，坐享富贵的人哪！”

杜八故作热情：“你这就言过了！等些时候，我一定到你府上拜访拜访，请教请教！”

韦拔群幽默地摇了摇头，倾露他愤世嫉俗的感情：“不敢，不敢！杜八兄，有机会我倒是要过府领教，你是靠什么发家致富的！”说罢，他嘲讽地抱了抱拳，旋即走向拥挤的人群。

杜八被弄得目瞪口呆，气郁结舌：“哼！这个从小不驯的土佬儿子……”

东 里 村 外

小桥，溪流，路旁丛竹成行。韦拔群走过小桥，转向

去东里的大路。

远远的东里村，群山环抱，树木葱郁。

他怀着久别归来的心情加快了步伐。

韦 家 院 内

村边上，韦拔群的家，三大座壮族木楼，遮掩在几棵大榕树下。它们的布局象一个辘把，接檐排起，齐整可观。

木楼的下面，拴满了牛羊、马群。这宽敞明亮的木楼大房，叫人一看便知道这是一个发迹不久，生活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

韦拔群已走到东首的木楼下面，正要登梯上楼，突然，从木楼下面跳出一个瑶族打扮的半大小伙子：“喂！你找谁？”

韦拔群回头看了看他，走到小伙子跟前，打量了一下，扯了扯小伙子胸前的一个铜制项圈：“怎么！日和，连我也认不出来了吗？”

小伙子眨巴着憨直的眼睛，霍然解悟地转身喊道：“阿妈！拔哥回来了！”

这时在西首木楼下，正喂牛的蓝妈妈，闻声惊喜。这位五十多岁的瑶族妈妈，连忙放下手中的箩筐，奔向拔群。

韦拔群一步赶上，喊了声：“蓝妈妈！”便拉住了她的双手。

蓝妈妈激动地：“真是的，长得这么大啦！”说着，她又有些退缩地顿住，两眼湿润了。

韦拔群：“蓝妈妈，你老人家怎么啦？我是吃你的奶长大的呀！”

蓝妈妈“嗯”了几声，回头对蓝日和说：“孩子，快去告诉保公！”

蓝日和应了一声跑去。

蓝妈妈一面接过包裹、雨伞，一面对韦拔群数叨着：“你啊！二十多岁了，还象只没窝的鸟，到处乱飞！”

韦家正屋

在正面的大房里，蓝日和从门外奔进来，跑到正在神龛前虔诚地焚香顶礼的老韦保跟前：“保公，拔哥回来了。”

老韦保瘦弱苍老，面有病色，微微一抬眼皮，却不为所扰地没有动一动身子。

在旁间屋里的拔群的妈妈和妹妹，听到说韦拔群回来了，竞相走出。

拔群妈：“日和，在哪儿呢？”

蓝日和：“在下面！”

母女二人，飞步出门。

韦家院内

楼外，韦拔群迎住了下楼的妈妈和妹妹。

拔群妈悲喜交集：“拔群，你这是又从哪里回来？”

言未罢，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奔入画面：“大哥！”

韦拔群看着他激动、兴奋地：“韦菁这么高了！小妹也成人了！”

热闹中，老韦保已站到木楼门口，往下望着。

韦拔群走到楼梯前，叫了声：“阿公！”

老韦保打量着韦拔群，半晌才威严地说：“怎么？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韦拔群没有答话，只是低下了头，笑咪咪地拉着弟弟妹妹。

一旁的母亲忙把话岔开，扯了扯韦拔群的衣服：“蓝妈妈，你先领拔群去换换衣服。”

蓝妈妈应了一声，赶紧拉着韦拔群向西厢房走去。

西 厢 房 内

蓝妈妈一面将一件唐装衣服帮韦拔群换在身上，一面疼爱地说着：“你知道保公送你去桂林，进学堂，可托了不少人，化了不少钱！后来一听说你书不念了，到处去游逛，可把他老人家气坏了。”

韦拔群哈哈一笑：“在那儿念的那些书，还不如我小时候听你讲的那些故事有用呢！”

蓝妈妈：“我讲的尽些穷人受苦的事，能有什么用！你这孩子，从小就是爱打爱闹的脾气，再大也不会改。你看你小时候爱玩的这些东西……”

墙上挂满木制马刀、猎枪、弓箭之类的玩具武器。

韦拔群：“你还给我留着哪！”

他在蓝妈妈面前，犹如她亲生的孩子一样。老人家亲切地给他倒了碗水，送到面前，又让韦拔群坐在床上。

蓝妈妈：“你小时候做过的那些事，我一件一件的都记着哪！新做的衣服穿出去就跟别的孩子换了，还把米仓挖个洞偷保公的米给人，气得保公追着打你……”

韦拔群更是嘻笑不止：“要不是你护着我，也许我还不大了呢！”

谈笑中，蓝日和兴冲冲地跑了进来：“妈妈，饭好了，叫拔哥去吃饭呢！”

韦拔群站起身来，拉住蓝妈妈悄声地问：“蓝妈妈，对面山坡上的那间小房子，还有没有？”

蓝妈妈：“有。”

韦拔群：“你给我收拾一下，我搬那边去住。”

蓝妈妈有些不解，韦拔群又走到蓝日和跟前：“日和，你帮我去找一下韦文周、滕铁民、黄榜巍……”

蓝妈妈感到有点奇怪：“你又要做什么？”

韦拔群：“没什么！”又转向蓝日和，“你告诉他们，就说我明天要见他们。”

蓝日和百依百顺，转身出门。

蓝妈妈有所领会，紧赶到门边：“日和，慢点！”

老人家低声叮咛：“孩子，你可别把他们领到家里来，要他们到对面的小房子里去……”